

# L 鹿园情事

q i n g s h i



劉章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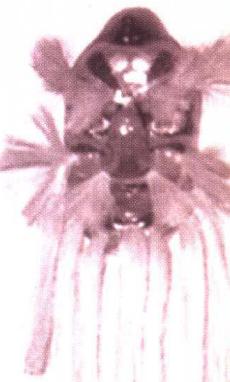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# 鹿园

## 情事

[美] 聂华苓



责任编辑：郏宗培  
封面设计：周志武  
版面设计：陈 平

鹿 园 情 事

〔美〕聂华苓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 74 号)

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092 1/32 印张 9.375 插页 6 字数 170,000

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,000 册

ISBN7—5321—1549—6/I·1234 定价：17.50 元

# 我的家在安格尔家园

## ——前言

聂华苓

我曾对 Paul 说：“我们的婚姻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美满的婚姻。”

“华苓，有一天，你要记住我的话：你高兴的时候，我觉得你很有趣；你对我生气的时候，我也觉得你很有趣。还有，你也要记住。”Paul 调皮地望着我笑，“你的脑子很性感，你的身子很聪明。”

“我们下辈子再结为夫妻，好不好？我作丈夫，你作妻子。”

“好。我喜欢女人。女人比男人可爱。”

那时，正是清晨，我们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喝着他用

法国烘咖啡豆磨出的咖啡。长窗外，春雪飘飘，飘在柳条依依的爱荷华河上。另一边窗外，Paul刚在园子里撒了鹿食。鹿一只一只从清清爽爽无叶的林间走出来。

“多好的生活。”Paul说。

一九六四年，我由台北到爱荷华。在我们相处的二十七年中，他使我觉得我就是“我”——我是一个被爱的女人，一个不断求新的作家，一个形影不离的伴侣，一个志同道合的同行，一个知心朋友。无论是哪一个“我”，都叫他心喜心感。我们在一天二十四小时中，从来没有一刻是沉闷的。我们有谈不完的话，有共同做不完的事——有“大”事，也有“小”事。“大”事如“国际写作计划”，写作，许多国家作家的“问题”。“小”事如买菜，去邮局寄信，去时装店买衣服（他喜欢好看的女装，知道所有世界名牌），去五金店买钉子锤子，去花房买花，去捷克兄弟开的小店，取浣熊吃的过期面包和当天的《纽约时报》。他不肯订邮寄到家的《纽约时报》，只为要去小店和他最喜欢的那种扎扎实实生活的人聊几句天。每当我们开车转上绿幽幽的山坡小路，他就会说：“我多喜欢回到我们的家。”

他过去那天，我们正由爱荷华飞往芝加哥国际机场，再从那儿转机去法兰克福。在爱荷华飞往芝加哥途中，因为行前料理行装和一些琐事，我看上去大约很累。他要我靠在他肩上休息一下。当我依偎在他肩上，我想：

“真好，我可以靠着他，感到他的体温，闻着他的气息。”那是我和他最后的接触。

我们到了芝加哥转机室，还有一刻钟登机去法兰克福。Paul 要去机场书报店买一份《新闻周刊》。

“好，你去吧！”我对他说。“快回来，马上要上飞机了。”

“那你坐下来休息一下吧，别太累了。”

他就走了。

登机时候到了。他还没回来。我拖着大包小包去找他。找来找去，在转机室斜对过的啤酒店找到他——他已经躺在地上了。两个人正在为他作人工呼吸，将他的身子遮住了。但是我一看见他赭色鞋子和灰蓝的裤子，便知道躺在地上的是他。我整个人瘫软地差点昏倒。很多人对他急救。机场的救护队也来了。没有用。他们用救护车将他送到急救医院。我守在等待室。大约只有十分钟吧，医生和一位神父来找我。不等他们开口，我知道他已去了。

那一刻，正是下午六点，芝加哥下着小雨。爱荷华那边，后来朋友告诉我，当时却是狂风暴雨。他的一生就是永不休止的旅行——一站又一站，新的世界，新的景色。现在，他在一个国际机场又走向另一个站，另一个新世界。他这样走去，充分象征了他的一生，他的作风。

这次旅行，我们计划先去德国波恩，和薇薇一家人欢聚。(Paul 最爱的小外孙 Tophie 一天天数着日子盼望我

们到来；正要和爸爸妈妈开车去法兰克福接我们，突然接到蓝蓝电话：外公已经转道去另一个世界了。)我们也要看看统一后的德国，和 Paul 祖先的老家黑森林的一个小镇。波兰的作家朋友们正等着迎接我们，他们的新政府将颁给我们一个很高荣誉的文化奖。捷克的朋友们已安排我们的住处——布拉格郊外的一个古堡，并和捷克总统哈维尔相见。(一九六八年，台湾的陈映真本应邀到爱荷华，却被抓进牢里；哈维尔本也应邀来爱荷华，却在苏联的坦克冲进布拉格时失踪了。)我们也准备去芬兰，并从那儿和几位芬兰剧作家去波罗的海国家。Paul 满心欢喜地上路，却转上了一条不归路。

一九六三年，Paul 周游亚洲各国，会见作家。那时，他主持爱荷华“作家写作室”廿五年了，使爱荷华成为美国作家的中心，许多美国名家出自爱荷华“作家写作室”。一九六三年，Paul 从印度到台湾，美国新闻处为他举行欢迎酒会，介绍他和台湾作家见面。我也受到邀请。但我并不准备去。那时正是我心情最低潮的时候。最后一刻，我勉强去了。当我到达酒会时，他正和一群诗人谈话，背向着我。美新处文化参事在一旁等着介绍我。他却谈个不停。我很生气，正准备掉头离去，他转过身来了。

他看到了我。

“现在我很忙，待会儿我还得去一个宴会。”Paul 对我

说。“什么时候可以见你?”

“我也去那个宴会。”

“太好了。”

余光中早在头一年到过爱荷华，是第一位参加爱荷华“作家写作室”的中国作家。在他欢迎安格尔的宴会上，他安排我坐在 Paul 旁边，大概因为我说几句英文吧。但是他一直没有和我讲话，却和别人谈笑风生。

“明天你可以和我一起吃午饭吗?”他突然转过脸对我说。“我本来有个约会。但是我要取消。”

结果他在台湾三天中，所有他的活动，我都被邀参加了。最后一天，是张兰熙的宴会。他在宴会后向每个人告别；最后才走向我。

“我送你回家。”那是一句不容回答的定律。

车子开到我在松江路的家门口。

“别停。往前开。”他对司机说。

“开到哪儿?”司机问。

“随便你开到哪儿。”

车子在台北兜圈子，兜了一个多钟头。我终于在松江路口下了车。他走路送我回家。

“我有个愿望。”他像个孩子似的望着天上的星子。“你有什么愿望吗?”

“没有。我好久没有任何愿望了。你有什么愿望?”

“我希望再见你，再见你，再见你。”

一九四九年我由大陆到台湾；一九六四年从台湾到

美国。若有陌生人问我的家在哪儿，我总是回答：“我的家在安格尔家园。”

“安格尔家园就是安格尔的精神，安格尔的理想，安格尔的诗情，安格尔的爱心。他人已去，安格尔家园永在。我和他曾为我的小说《千山外，水长流》合写过一首歌词。没想到那首歌却表达了他去后我的心情——

江水啊，流呀流  
朝朝暮暮，暮暮朝朝  
我寻找。  
江水在哪儿？  
我到哪儿去找？  
千山千山外吗？  
江水随我流吗？  
大地上，天空下，  
我究竟在哪儿？  
这是我的手吗？  
这是我的脸吗？  
故乡呀，你在哪儿？  
伴儿呀，带我去吧！  
我一人去吗？  
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。  
我一人去吗？  
江水啊，流呀流。

一九九一年三月二十七日

——Paul 猊逝于三月廿二日

# 鹿园

## ——楔子

聂华苓

天空下，有个鹿园。一个美国男子和一个中国女子在鹿园里，相惜相爱，生死相许。走遍天涯，永远回到鹿园。他们对于“情”与“事”的回忆有对谈——谈不完的话。也有独白和沉思。他们各种姿态的生活，只有各种不同的文体才可以表达。

这本书文体“杂”，内容也“杂”。书里有安格尔和聂华苓两个不同个性的人，不同的文化，不同的社会，不同的历史——都在鹿园里结合了。

一九九五，七月，爱荷华鹿园

目 录

- 1 前言 我的家在安格尔家园  
8 楔子 鹿园
- 情事**
- 3 风雪话相逢  
12 马夫的儿子和坏女孩  
23 爱,是个美丽的苦恼  
29 安哥儿  
36 纽约在黑暗中,一九六五  
44 我的中国岛  
54 共饮长江水,一九七八  
60 魂归古城,一九七九  
69 岁末夜谭,一九八九  
73 夕阳无限好

### 浮游

- 81 事事欢欢行行  
127 雾夜牛津  
131 浮游威尼斯  
149 筌——筌——黑海边,一九八九

### 轶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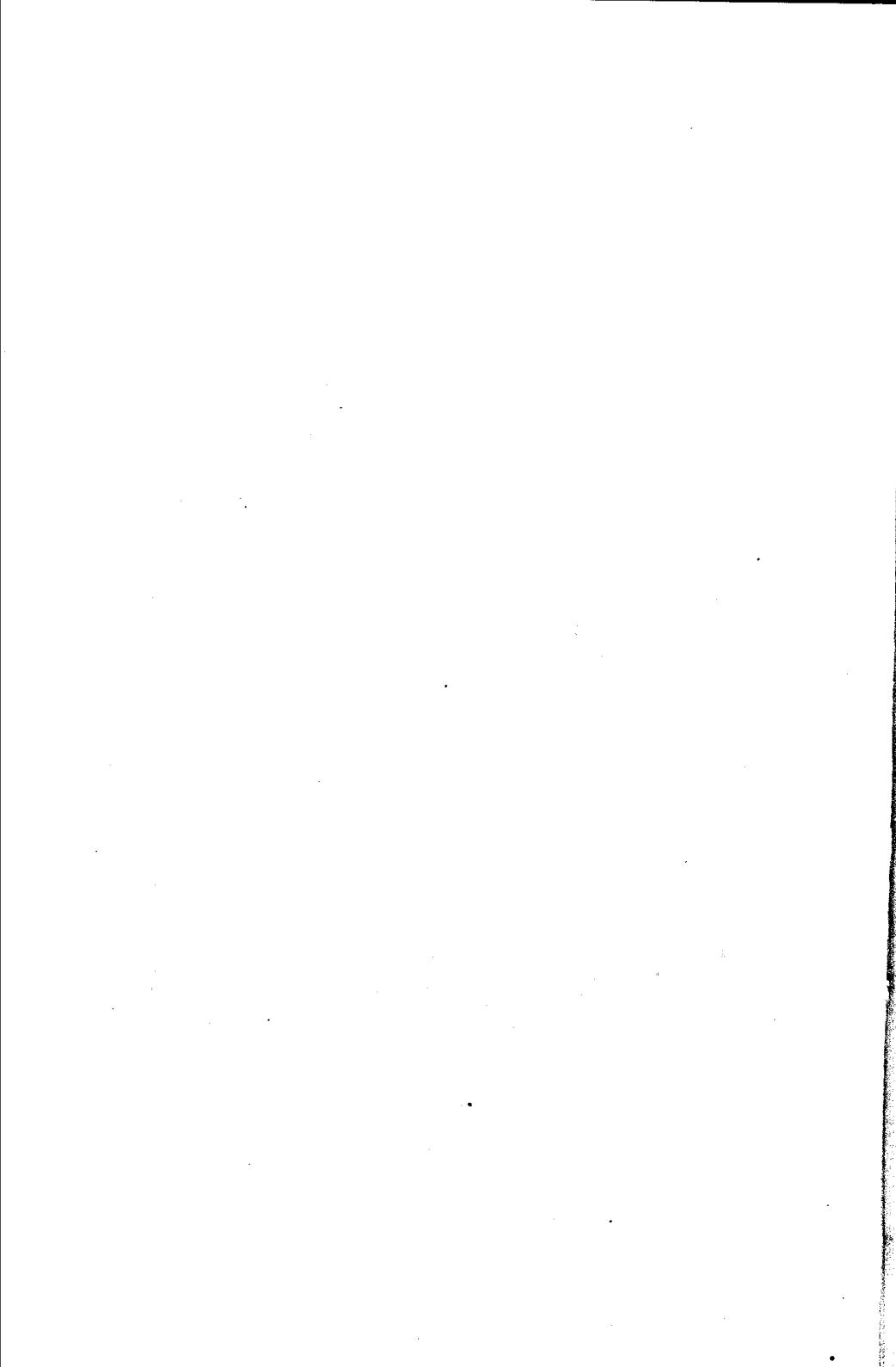
- 213 我是卖报童  
229 失去的圣诞  
239 该死的犹太人  
252 又一个倒霉的德国姓  
258 也是英国人  
263 邱吉尔在牛津  
267 音乐与我  
272 决斗,一九五九  
281 相逢一回想起

# 情

1963,台湾,安格尔和聂华苓第一次相逢



# 事



## 风 雪 话 相 逢

聂华苓 安格尔

鹿从清清爽爽的树林里，一只只闲雅地走出来了。鹿已变成了深棕色，和树林浑然一色。小浣熊从深秋起就在大树洞里冬眠了。园子里一棵百年橡树，被锐利的朔风修剪得光秃秃的，仍然傲然挺立在山顶。扑在地上、树上厚厚的雪，在冬日的阳光中，亮得更白了。山下冰冻的爱荷华河，闪闪烁烁，不知是镜还是河。

临河长窗内，壁炉里劈劈啪啪，燃烧着 Paul 在夏天和德国女婿 Klaus(薇薇的丈夫)砍的橡树木。我们俩坐在壁炉前。Paul 喝中国红茶，华苓喝法国咖啡。浓浓的红茶。浓浓的咖啡。

华苓——Paul，六三年在台湾，你真没礼貌！我到了台北美国新闻处，在你身后站了老半天，等那位文化参赞介绍我，你头也不回，不住嘴地对别人讲，讲，讲。你明明

知道我站在那儿,对不对? 你再不转身我就走了。

Paul——你才没礼貌! 到得那么晚, 酒会都要散了。

华苓——我根本不想去。记得酒会是下午五点钟, 美新处介绍你见台湾的作家们。我是最后一刻才决定去的。并不是要见 Paul Engle, 而是因为我们共同的朋友, Dick McCarthy, 从华盛顿写信催我说: “Paul Engle 是有名的诗人, 很有魅力的人物。美国最有声望的文人之一。你一定要见见他。”

Paul——哦! 为什么呢? 为什么你不想去酒会呢?

华苓——那是我一生中最黯淡的一段时期。婚姻一团糟。母亲刚过去。《自由中国》被政府封了。雷震先生和三位同仁被捕。我的家被搜查过几次。日夜生活在恐怖中, 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来抓我。我对任何事, 任何人



鹿园